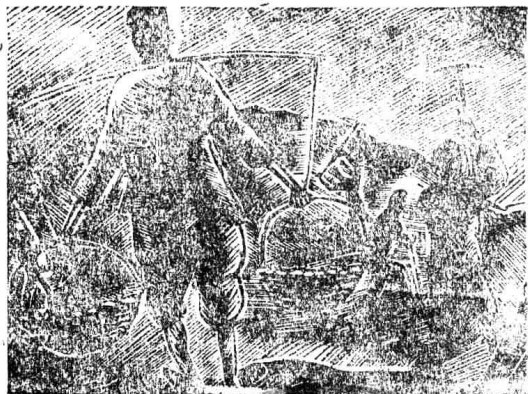




綠 色 的 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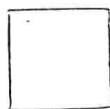
山 丁 作



文 化 社 版

康德十年二月廿五日印刷
康德十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綠 色 的 谷



定價 二元五角

著作人

梁 山 丁
新京特別市洪熙街六〇二

發行人

綦 頌 忱
新京市西四馬路三九〇二

印刷人

鄭 如 敬
新京市西四馬路三九〇二

印刷所

新京市西四馬路三九〇二
文化社印刷部

發行所

新京市西四馬路三九〇二
文化社營業部

郵政轉帳 新京四三九〇

★ 總批發處 • 滿洲圖書配給株式會社 ★

第一章

一

秋天的狼溝，滿山谷氾濫着一種成熟的喜悅。

青綠色的粗皮酸梨，被八月的太陽晒紅了半面，彷彿擦抹下等胭脂的少女，害羞的藏躲在葉網裡。榛子殼剝裂着，在乾燥的空氣中發着輕脆的響聲，澄黃的榛子有的便落在草叢中，甚至被埋在枯葉堆裡。肥大的山葡萄成羣的擁掛在山谷的深處，黑紫的表皮罩上一層烏光。夜裡，西風從寇河上狂吼的經過柳條壩，向北颳過來，猛力地搖撼着狼溝的山野，樹上結着累累地山楂，山里紅，便被殘酷的打下來，散落在山野的各處，有時飛揚着漫在半空。

鷄叫第二遍以後，風漸漸靜了，在灰暗的天板上，少數的星星還在眨着眼睛的時候，幾條黑影從林家窩棚下坎走出來，悄悄地繞過林舉人的後場院，鑽進山谷去。

不久，一個人從山谷裡走回來，站在高崗上，向四外眺矚了一下，彷彿覺得丟失了什麼，向後面的山谷靜默的望着。他那粗壯的胸像，立刻在薄明中彫刻出來，兩隻肥大的靴腳就像訂在陳列架上似的。他那滿臉繃得很緊的筋肉和高大的顴骨，說是精細的藝術家的作品，誰也不會相信的；簡直就是一個素人的處女作，刀法凌亂，線條粗劣，但却給人一種真實撲素之感。

他想着這些鑽進山谷裡去的伙伴，有些悽涼了，剛才大熊掌伏在耳朵上告訴他的話攪亂了他的腦袋。

『霍風！你一輩子也不用想見着天！你這膿包！還是守在狼溝吧！』

他就像挨打的孩子，感到不少委屈，在他底寬大的眼角擠着的分明是晶瑩的淚，他却用手掌抹進嘴裡嚥進肚腹去。

朝霧罩在他底周圍，正像墮入童話中妖魔的帶子，他被緊緊地纏繞着；甚至連心也

不許跳一下。

天地是那麽靜，山野是那麽靜，林學人的院落是那麽靜的蹲在脚下，就好像是一隻守夜的狼狗，炮台還閃着微弱的光亮，宛如狼狗的兩隻突出的眼睛，在監視着下坎的連呼吸都快要停止了的小戶人家的動靜。

他越發的淒涼了，彷彿那隻狼狗正在用驚奇的眼光凝視着他，那些下坎的房子歪歪斜斜地落在一起，幾隻僵臥的綿羊似的，他聽見了牠們的嚶叫。

他慢慢地走着。

朝霧漸漸散了，天空由淡青變成淺紅，妖魔的帶子被快起來的太陽底光與熱所溶化，好像大熊掌的巴掌熱呼呼地打在他的臉上，好像他已經走到他所要去的地場，和伙伴們一起過着快活的日子，他底胸廓塞入了一把新鮮的花朵。

這幻想終於脆弱的粉碎了——他從後角門走進林家的院落，幻想撞碎了，他這才感覺到林家的高大的沙土牆遮住了他底去路，混身的焦躁都成了空虛。

院子裡有嘈雜的聲音了，馬廄的馬羣嘯叫着，馬倌剝成開了南場院的木門，把馬放

出去，小半拉子哈咧哈咧地轟着一隊豬，遠遠兩扇大耳朵的老母豬率領着捲起小尾巴的豬崽從霍鳳的跟前趕過。

碾子，磨開始嚮動了，麥鏢『咯咯噠……』地由西廂房傳過來。

霍鳳墊着脚跟走進上屋。

『霍鳳！』林淑貞聽見他的聲音從東裡屋叫出來。

他應了一聲，走進東裡屋。

林淑貞已經預備了一些刺激霍鳳的話語，從她老處女的嘴上射出來：

『你又忘啦！你們老霍家吃的是誰家的飯！你忘了你是一個看山的！』

『得啦，得啦！姑奶奶，我只不過是到下坎場院去轉了一圈！』霍鳳報復的噓了一口氣低聲說。

口氣低聲說。

『我早知道你到下坎去！和那些窮光蛋的老婆狗扯羊皮！』

『沒有的事，你總是這樣猜疑！』

『哼！還以為我不知道，我已經打聽明白啦！』機靈的林淑貞的眼角斜瞟着霍鳳。

『你和大熊掌那臭老婆，我知道！』

霍鳳想要反駁，但他太驕弱了，他什麼話也沒有，他最近倒是常常到大熊掌家去，那是因為旁的事，並不與大熊掌老婆相關，他想，也許他和大熊掌商量的事被她知道了，心裡不由顫抖了一下。

林淑貞以為抓住了他的弱點又進逼着：

『告訴我，你昨夜晚一宿沒回家，上那去了？』

『上那去了！』他的全身的筋肉緊張起來，他看見那些走去的伙伴，他們似乎在他的身體裡給他安設了一架彈簧，填給他一股勇氣，並且，他想到了許許多多新鮮的事，胆子大起來，話衝口而出：『你想管我？』

想不到遭到這一句冷箭，林淑貞的鋒芒碰回來，立刻刺激了她自己，她再偷偷瞟了他一眼，他是生氣了，她便從炕上坐起，故意地露出她的紅色的緊腰。

『你過來，我有話告訴你！』

女人顯然是敗北了，對於這位突然轉變的男人。林淑貞的聲音柔和了，有點傷心的

樣子。

「你也得替我想，霍鳳，我已經三個月啦！我還是一個沒嫁人的姑娘，若是叫站上，城裡知道，怎麼辦呢。你還有心閑扯！」

霍鳳沉默地佇立在屋地，他想着他做過的事，那過去，還在向他招手，他知道，這並非他的罪過。然而他却是實實在在愛着這個犯傷官景的林淑貞。

林淑貞嚶嚶地在枕頭上哭起來了，肩膀抽搐着，她似乎都瞞着過去的事，聽不清楚。

太陽斜爬上紙窗檯，屋裡明亮了，林淑貞的髮稍也抹上一層油明的色彩。

霍鳳到外面去摘風雨窗的時候，林國榮從大門外進來了，他剛一邁進大門坎，便

朝霍鳳喊：

「霍燎桿子！少東家來啦！」

「怎麼來的呀？」霍鳳關心的問：

「坐悅來店大車來的！快到下坎啦！」

林淑貞擦掉眼淚，聽見林彪從站上回來，她說不出是恐慌，還是喜悅。她對窗外的霍鳳說。

「叫小半拉子收拾西屋，快！」

林國榮到大伙房去歇腿的時候，西屋收拾得就像大東家活着的時候一樣。

劉成把大門攆攆下來，大家夥圍在大門外，林淑貞也從屋裡跑出來向下坎望着。車拐上坎，看見林彪的臉和上半身。小半拉子第一個尖聲嚷：

「少東家！」

林彪興高彩烈的站在車上，車還載了許多書籍行李和零星的東西。

林彪從車上跳下來，眼睛向人羣中尋找。

「姑姑呢？」

林淑貞捂着微微突起的肚子。

「在這呢！小彪！」

姑姑拉着林彪的手走進上屋。

「彪，你長這麼高啦！你還沒有忘，你是狼溝生的！」

林家窩棚彷彿填了一棵心臟，對於這位林家未來的承繼者，所有林家的僱工們都一致的貢獻着他們所有的虔誠，就是那些住在下坎的小戶人家，和林家有世交的于七爺，黃大瓣子，疤拉眼也自居臣屬的來朝拜了。

窗外，僱工們圍住悅來店的車夫聽近來城裡的消息。聽到奉票六十圓換一塊銀大洋誰都沒有精神了，灰突突的散開去。

從這一天起，霍鳳獲得了一個打團的伙伴，林淑貞却一個人揸着手指頭算計着自己肚皮裡的一塊肉，每天晨昏跪在佛龕前面，想贖她的罪孽，祈禱着：

「有靈有聖的菩薩！保佑他們吧！那些出世的和未出世的狼溝的兒子們，都是爲了林家的家業！」

二

霍鳳從炮台取出那桿捷克式獵槍交給林彪，自己仍舊使用那桿鏽了筒的古老的洋炮

兩個人吃完了早飯，帶着乾糧走進狼溝的山谷。

「今天上東山咀？」林彪問。

「不，還是北壕溝吧！昨天打的那隻山跳順便可以找一下。」

霍鳳邁着他的健壯的脚步，走在林彪的前面，山坡上的莊稼已經割倒了，高粱捆瑪在阡陌中，好像是一排排等待校閱的軍隊。

林彪的硬底皮鞋踏着山道，咯吱吱地山響，揣在肩上的獵槍打着他的脊背，他說不清楚自己是什麼人物了。有時比擬自己是某一個偉人，有時又覺得煞也不是。

霍鳳在山崗上，用他的右手畫了一個弧形線，指着狼溝一帶的土地告訴林彪：

「這一大片全是林家的領地，從南天門起經過柳條邊，東山咀到北壕溝……」

他的兩條粗眉毛壓着他底烏暗的眼睛，顯得窄小了的鼻子向外伸張着，他底聲音沉重，似乎是從兩隻鼻孔擠出來的。

「一百多年了！可惜呀！老東家一死，柳條邊外那一大塊橫壟地賣給人家了！」

他底粗大的手掌摸撫着額角上那一塊青疤順便正一正頭上的陳舊的毡帽，在他底心

裡，埋葬了許多的話却又吞回肚腹去。

他被霍鳳的言語的毒螫刺痛了，林彪望着眼前展開的沃野，沃野上盤旋的壟台，再遠一點的一片無垠的草甸，起伏的山崗，沿着曲折地寇河支流的那黃漫漫地河套地，這些所謂屬於林家的財富，他想：「這些與我有什麼關係呢？我什麼也沒有，什麼都不是我的！」他微笑的望着霍鳳，他很羨慕他的栗色的皮膚，他雖爲他沉重的言語所刺痛；那刺痛倘使在某一個時候也會被他底「隨便玩玩」地感情所顛伏，現在，他失去了顛伏對方的勇氣了，他很感激霍鳳；好像他是對付一個痴情的戀人，他不忍傷了這個熱情充溢的戀人的心，他幾乎是一種憐恤的說着：

「霍鳳，提那些有什麼用？」

「少東家，我是說我們霍家給東家管了三輩子家，怎麼好瞪着眼睛瞧着……」霍鳳的聲帶被眼淚粘上了，他的話仍然沒有說到逗點上就趕緊止住了嘴，話便成了未完句。

林彪知道又引起霍鳳的痛苦的感覺！他想：「這是浪費的，有李達那樣粗野性格的人被蒙養成這樣懦弱，不是浪費嗎？」

林彪拍着霍鳳的寬肩膀，笑嘻嘻地說：

『霍鳳，勿論如何，我今天打一隻鷹給你看看！』

他很早就有征服一隻鷹的宿願，在熱情的霍鳳眼前，他突然說出口來了。

霍鳳幾乎是驚叫的。

『打一隻鷹？』

『我很早就想打的，』

『那很好，你看！』

霍鳳指着樹叢上面的天空，一隻老鷄從對面的山谷向這隻山谷飛來，他緊忙裝上火藥，正要舉起洋炮，手臂却被林彪壓住了。

『霍鳳，你的性太急，那怎麼能行呢！若是我打不下來的時候，你再打不好嗎？』

霍鳳的焦躁的血管，不經意地被這一針輕輕地挑破了，他沒有理由的放下洋炮，覺得自己淤塞的血流，起了一個很微妙的浪花。

兩個人從山崗滑下去，踏着斷崖上的窄徑，搖上北壩溝的山梁。

天氣特別燥熱，太陽一出來就註定了今年的命運——旱，山野裡飛旋着大螞蚱，那些藏在草棵子裡的叫蝟蝟，震着刺耳的翅鳴。

霍鳳聽着這叫聲，嗅着野草的氣息，一種神氣暢旺的心情鼓盪着，填塞了剛才的傷逝的窟窿，他把自己編的沒有調的歌詞順嘴哼唱出來。

日頭老爺剛冒嘴呀！

上山去打圍呀！

大姑娘採山沒好事呀！

只圖希大酸梨哎！

歌聲被山谷撞回來，散落在北壕溝的各處，就顯得比霍鳳的嗓子還豪壯，還幽揚，甕聲甕氣地。那些採山的女人們聽見霍鳳的歌，真彷彿是一群青頭楞，慌張的鑽進狹溝，狹溝裡於是便起了一陣小小地騷動。

『霍燎桿子來啦！』黃大瓣子的新女人這樣小聲叫。

崔疤拉眼的老婆崔大嫂一把拉過黃大瓣子的新女人。

『老黃，你聽脚步好像少東家！』

新女人的耳朵貼着山地，『唔』地應着。

另一邊于七爺的孫女小蓮，一面紮着髮辮，一面聽着傳來的歌聲。

歌聲越來越近了。

大姑娘採山沒好事呀！

只圖希一棵大酸梨呀！

嚙啣啣，

只圖希一棵大酸梨呀！

是誰的嘴巴鼓起來了，從鼻孔擠出一股怨氣，又是誰呸了一口吐沫的在罵：

『你聽那股臘油味吧！還唱呢？誰家姑奶奶希罕你那大酸梨呀！臭不要臉！』

聽見女人的罵聲，霍鳳站住了，他知道這一定是于七爺的孫女，那姑娘的嘴像刀似的，隔着一列樹矜子，他原想裝做沒有聽見的走過去，但，又覺得受了委曲，他猶豫着。

『霍鳳！霍鳳！』休彪的喚叫，奪去了他暫時的思索，他狠狠地說：

『這姑娘！等我給你找個厲害的女婿。』

小蓮却漲紅了臉從溝裡跑出來，朝霍鳳的脊背吐着唾沫：『死鬼！』

于寡婦不知從那條溝趕來了，她看見小蓮的瘋狂的態度，冷不防扯住小蓮的領子，就像扯一條小羊似的，扯到溝裡來，她的牙齒遠遠地顫得發抖，她一生氣便犯了這個毛病，她把粗糙的手指點着小蓮的鼻子。

『你死鬼！你這死鬼！堵住你的嘴！你呀！小蓮，你是大姑娘啦！怎麼還惹媽生氣，我們靠人家的山活着，你怎好給我得罪人。』

于寡婦的眼淚落下來了，小蓮看看左右擠在一起的鄰居們的揶揄的臉色，她把要說的話也嚥下去，沒有說出來。

黃大瓣子的新女人和崔大嫂過來勸住于寡婦的眼淚。

崔大嫂似乎是在解圍的說：

『今年偏偏趕上這樣早年月，若是地裡莊稼好怪，誰願意採山，蓮姑娘別不負氣